

柏石岩集

四

共五

546
4



546
4

特

心受院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五

垂示云是非交結處聖亦不能知道順縱橫時佛亦不能辨為絕出超倫之上顯逸羣大士之能向水凌上行劔刃上走直下如麒麟頭角似火裏蓮花宛見超方始知同道誰是好手者試舉看

一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有恁麼事賊不打貧兒家慣曾作客方憐客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看樓打樓是賊識賊若不同床卧焉知被底穿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對他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什麼時節無孔笛撞着甕拍版

此謂之驗主問亦謂之心行問投子趙州諸方皆美之
 得逸羣之辯二老雖承嗣不同看他機鋒相投一般投
 子一日為趙州置茶筵相待自過蒸餅與趙州州禮行者三拜且道他意
 是如何看他盡是向根本上提此本分事為又有僧問
 如何是道答云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問金鎖未開時
 如何答云開金雞未鳴時如何答云無這箇音響鳴後
 如何答云各自知時投子平生問答總如此看趙州問
 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他便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直
 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還他向上人始得大死底人都
 無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長短到這裏只恁麼休去

古人謂之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也須
 是透過那邊始得雖然如是如今人到這般田地早是
 難得或若有依倚有解會則沒交涉詰和尚謂之見不
 淨潔五祖先師謂之命根不斷須是大死一番却活始
 得浙中永和尚道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
 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度哉
 趙州問意如此投子是作家亦不辜負他所問只是絕
 情絕迹不妨難會只露面前些子所以古人道欲得親
 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非投子被趙州
 一問也大難酬對只為他是作家漢舉着便知落處須
 云

復所留反匿也

活中有眼還同死，兩不相知翻來覆去若不蘊藉爭
辨得這漢繙素藥，忠何須鑒作家若不驗過爭辨端
的，過着試與一鑒，又且何妨也要問過古佛尚言曾
未到，賴是有件，千聖也不傳，山僧亦不知，不知誰解
撒塵沙，即今也不少，開眼也着合眼也着，闍黎恁麼
舉，落在什麼處。

活中有眼還同死，雪竇是知有底人，所以敢頌古人道，他
參活句，不參死句，雪竇道，活中有眼還同於死，漢相似，何
曾死死中具眼，如同活人，古人道，殺盡死人，方見活人，活
盡死人，方見死人，趙州是活底人，故作死問，驗取投子，如
藥性所忌之物，故將去試驗相似，所以雪竇道，藥忌何須

鑒作家，此頌趙州問處，後面頌投子，古佛尚言曾未到，
只這大死底人，却活處，古佛亦不曾到，天下老和尚亦
不曾到，任是釋迦老子，碧眼胡僧也，須再參始得，所以
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雪竇道，不知誰解撒塵沙，
不見僧問長慶如何，是善知識，眼慶云，有願不撒沙，保
福云，不可更撒也，天下老和尚，據曲录木床上，行棒行
喝，豎拂，敲床，現神通，作主宰，盡是撒沙，且道如何，免得
垂示云，單提獨弄，帶水拖泥，敲唱俱行，銀山鐵壁，擬議
則，髑髏前見鬼，尋思則黑山下，打坐明明，日麗天颯
颯，清風匝地，且道古人還有請訛處麼，試舉看

三 舉龐居士辭藥山，這老漢作怪也，山命十人禪客相

送至門首也不輕他。是什麼境界也。須是識端倪。底
神僧始得。居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無
風起浪。指頭有眼。這老漢言中有響。時有全禪客云。
落在什麼處。中也。相隨來也。果然上鈎來。士打一掌。
着果然。勾賊破家。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棺木裏。瞞
眼士云。汝恁麼解禪客。問老子未放汝在。第二杓惡
水潑了。何止問老子。山僧這裏也不放過。全云。居士
你麼生。麤心不改。又是要喫棒。這僧從頭到尾不着
便士又打一掌。果然雪上加霜。喫棒了。呈款云。眼見
如盲口說如啞。更有斷和句。又與他讀判語。雪竇別
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是則是賊。過後張弓也。漏

逗不少。雖然如是要見箭鋒相拄。爭奈落在鬼窟裏
了也。

龐居士參馬祖石頭兩處。有頌。初見石頭。便問不與萬
法為侶。是什麼人聲。未斷被石頭掩却口。有箇省處。作
頌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
乖。朱紫誰為號。青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
後參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云。待你一
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豁然大悟。作頌云。十方同
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為他是作
家。後列剎相望。所至競譽。到藥山。藥相既以。遂辭藥山。
山至重。他命十人禪客相送。是時值雪。下居士指雪云。

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禪客云：落在什麼處？士便掌全。禪客既不能行令，居士令行一半，令雖行，全禪客恁麼酬對，也不是佗不知落處，各有機鋒，卷舒不同。然有不到居士處，所以落他架下，難出他殼中。居士打了更與說道理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竇別前語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雪竇恁麼要不辜他問端，只是機遲慶藏主道：居士機如掣電，等你握雪團到幾時？和聲便應和聲打方始驚絕。雪竇自頌佗打處云：教古豆切張弓雪團打雪團打，爭奈落在第二機，不勞拈出頭上，漫漫脚下漫漫。龐老機關沒可把，徃徃有人不知，只恐不恁麼。天上人間不自知，是什麼消息。雪竇還知麼？

眼裏耳裏絕瀟灑，箭鋒相拄眼見如盲口說如啞。瀟灑絕作麼生？向什麼處見龐老與雪竇碧眼胡僧難辨別，達磨出來向你道什麼？打云：關黎道什麼？一坑理却。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雪竇要在居士頭上行，古人以雪明一色邊事。雪竇意道：當時若握雪團打時，居士縱有如何機關，亦難構得。雪竇自誇他打處，殊不知有落節處。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瀟灑。眼裏也是雪，耳裏也是雪，正住在一色邊，亦謂之普賢境界。一色邊事亦謂之打成一片。雲門道：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為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若要全

提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針劄
不入不聽他人處分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古人
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棚有什麼用處雪竇到此頌
殺了復轉機道只此瀟灑絕直饒是碧眼胡僧也難辨
別碧眼胡僧尚難辨別更教山僧說箇什麼
垂示云定乾坤句萬世共遵擒虎兇機千聖莫辨直下
更無纖翳全機隨處齊彰要明向上鉗鎚須是你家爐
鞴且道從上來還有怎麼家風也無試舉看
聖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不是這箇時節劈
頭劈面在什麼處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天下人
尋不得藏身露影蕭何賣却假銀城僧云如何是無

寒暑處 賺殺一船人 隨他轉也 一釣便上山云寒時
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 真不掩偽曲不藏直臨崖
看虎兇特地一場愁 掀翻大海翻倒須彌且道洞山
在什麼處

黃龍新和尚拈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兜襟爭奈這僧
不甘如今有箇出來問黃龍且道如何支遣良久云安
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頭火自涼諸人且道洞山圈續
落在什麼處若明辨得始知洞山下五位回互正偏接
入不妨奇特到這向上境界方能如此不消安排自然
恰好所以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
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

面更無真休更迷頭還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
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
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氣兼中到不
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浮
山遠錄公以此公案為五位之格若會得其一則餘者自
然易會巖頭道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殊不消
絲毫氣力曾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山云
趕向水牯牛羣裏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
他力洞山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
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此
是正中偏雖正却偏雖偏却圓曹洞錄中備載子細若

早三

同

是臨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下便會有者道太好
無寒暑有什麼巴鼻古人道若向劒刃上走則快若向
情識上見則遲不見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
云待無人來向你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人請和
尚道微指竹云這一竿竹得恁麼長那一竿竹得恁麼
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問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
僧云鑊湯爐炭裏迴避山云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僧
云衆苦不能到看他家裏人自然會他家裏人說話雪
寶用他家裏事領出

垂手還同萬仞崖不是作家誰能辨得何處不圓融
正偏何必在安排若是安排何

處有今日。作麼生兩頭不涉。風行草偃。水到渠成。琉璃古殿。照明月圓。陀陀地。切忌認影。且莫當頭。忍俊韓獪。空上階。不是這回。蹉過了也。逐塊作什麼打云。你與這僧同參。

獪 龍都切。通作盧。

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有垂手不垂手。若不出世。且視雲霄。若出世。便灰頭土面。目視雲霄。即是萬仞峯頭。灰頭土面。即是垂手邊事。有時灰頭土面。即在萬仞峯頭。有時萬仞峯頭。即是灰頭土面。其實之。擲垂手與孤峯。獨立一般。歸源了性。與差別智無異。切忌作兩橛會。所以道垂手還同萬仞崖。直是無你湊泊處。正偏何必在安排。若到用時。自然如此。不在安排也。此頌洞山答處。

後面道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獪。空上階。此正頌這僧逐言語。走洞下有此石女木馬。無底籃。夜明珠。死蛇等十八般。大綱只明正位。如月照琉璃古殿。似有圓影。洞山答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其僧一似韓獪逐塊。連忙上階。捉其月影。相似。又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如韓獪逐塊。走到階上。又却不見月影。韓獪乃出戰國策云。韓氏之獪。駁狗也。中山之兔。狡兔也。是其獪方能尋其兔。雪竇引以喻這僧也。只如諸人還識洞山為人處麼。良久云。討甚兔子。
呼舉禾山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天下衲僧。跳不出無孔鐵鎖。一箇鐵橛子。過此二者。是為真過。

頂門上具一隻眼作什麼僧出問如何是真過道什麼一筆勾下有一箇鐵櫛子山云解打鼓鐵櫛鐵蒺藜確確又問如何是真諦道什麼兩重公案又有一箇鐵櫛子山云解打鼓鐵櫛鐵蒺藜確確又問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道什麼這箇草坡堆三段不同又一箇鐵蒺藜子山云解打鼓鐵櫛鐵蒺藜確確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道什麼遭他第四拘惡水來也又有一箇鐵櫛子山云解打鼓鐵櫛鐵蒺藜確確且道落在什麼處朝到西天暮歸東土禾山垂示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是為真過此一則語出寶藏論學至無學謂之絕學所以道

淺聞深悟深聞不悟謂之絕學一宿覺道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即學既盡謂之絕學無為閑道人及至絕學方始與道相近直得過此二學是謂真過其僧也不妨明敏便拈此語問禾山山云解打鼓所謂言無味語無味欲明這箇公案須是向上人方能見此語不涉理性亦無議論處直下便會如桶底脫相似方是衲僧安穩處始契得祖師西來意所以雲門道雪峯鞞毬禾山打鼓國師水碗趙州喫茶盡是向上拈提又問如何是真諦山云解打鼓真諦更不立一法若是俗諦萬物俱備真俗無二是聖諦第一義又問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即心即佛即易

求若到非心非佛即難少有人到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山云解打鼓向上人即是透脫灑落底人此四句語諸方以為宗旨謂之禾山四打鼓只如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澄祇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老僧今日失利似此答話有十八般失利又僧問淨果大師鶴立孤松時如何果云腳底下一場懨懨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果云日出後一場懨懨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什麼處去果云三門外兩箇漢一場懨懨諸方謂之三懨懨又保福問僧殿裏是什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釋迦老子僧云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

問僧云你名什麼僧云咸澤福云或遇枯涸時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你作什麼業喫得恁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你蹲身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浴主浴鍋開多少主云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諸方謂之保福四瞞人又如雪峯四漆桶皆是從上宗師各出深妙之旨接人之機雪竇後面引一落索依雲明示眾頌出此公案

一拽石囊中天子粥癩兒牽伴向上人恁麼來二般土塞外將軍令兩箇一狀領過同病相憐發機須是

千鈞弩若足千鈞也透不得不可輕酬豈爲死蝦蟆
象骨老師曾輓毬也有人曾恁麼來有箇無孔鐵鎚
阿誰不知爭似禾山解打鼓鐵榔子須還這老漢始
得一子親得報君知雪竇也未夢見在雪上加霜你
還知麼莫莽鹵也有些子儻儻侗侗甜者甜苦者
苦謝答話錯下注脚好與三十棒契棒得也未便打
依舊黑漫漫

歸宗一日普請拽石宗問維那什麼處去維那云拽石
去宗云石且從汝拽即不得動着中心樹子木平凡有
新到至先令般三轉土木平有頌示衆云東山路窄西
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

成迷後來有僧問云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事作麼生
平云鐵輪天子寰中勅僧無語平便打所以道一拽石
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雪竇以千鈞之弩喻此話要
見他爲人處三十斤爲一鈞一千鈞則三萬斤若是猊
龍虎狼猛獸方用此弩若是鷦鷯小可之物必不可輕
發所以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象骨老師曾輓毬
即雪峯一日見玄沙來三箇木毬一齊輓玄沙便作斫
牌勢雪峯深肯之雖然總是全機大用處俱不如禾山
解打鼓多少徑截只是難會所以雪竇道爭似禾山解
打鼓又恐人只在話頭上作活計不知來由莽莽鹵鹵
所以道報君知莫莽鹵也須是實到這般田地始得若

要不莽鹵甜者甜苦者苦雪實雖然如是拈弄畢竟也跳不出

垂示云要道便道舉世無雙當行即行全機不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刃拈起向上錫錘未免立鋒結舌放一線道試舉看

理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按著這老漢堆山

積嶽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果然七縱八橫拽却漫天網還見趙州麼衲僧鼻孔曾拈得還知趙州落處麼若這裏見得便乃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水到渠成風行草偃苟或未然老僧在你腳跟下

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時穿却不奈你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躊躇老僧在你腳跟下佛法省要處言不在多語不在繁只如這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却答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若向語句上辨錯認定盤星不向語句上辨爭奈却恁麼道這箇公案雖難見却易會雖易會却難見難則銀山鐵壁易則直下惺惺無你計較是非處此話與普化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話更無兩般一日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將境示人看他恁麼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自然蓋天蓋地若轉不得觸途成滯且道

他有佛法商量也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若道他無佛法旨趣他又不曾辜負你問頭豈不見僧問木平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平云這箇冬瓜如許大又僧問古德深山懸崖迥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看這般公案諸訛在什麼處雪竇知他落處故打開義路與你頌出

編辟曾挨老古錐何必撥著這老漢挨撥向什麼處去七斤衫重幾人知再來不直半分錢直得口似匾擔又却被他贏得一籌如今拋擲西湖裏還雪竇手脚始得山僧也不要下載清風付與誰自古自今且

道雪竇與他酬唱與他下洋脚一子親得

十八問中此謂之編辟問雪竇道編辟曾挨老古錐編辟萬法教歸一致這僧要挨撥他趙州州也不妨作家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敢開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道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一時拋在西湖裏雪竇往洞庭翠峰有西湖也下載清風付與誰此是趙州示眾你若向北來與你上載你若向南來與你下載你若從雪峯雲居來也是箇擔板漢雪竇道如此清風堪付阿誰上載者與你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種種方便若是下載更無許多義理玄妙有

底擔一擔禪。到趙州處一點也使不着。一時與他打疊。
教灑灑落落無一星事。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如今人
盡作無事會。有底道無迷無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
世時。達磨未來。此土時不可不恁麼也。用佛出世作什
麼。祖師更西來作什麼。總如此有什麼干涉。也須是大
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
現。方始作箇無事底人。不見龍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
還如曾闢快龍舟。雖然舊際開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只如趙州這箇七片布衫話子。看他古人恁麼道。如金
如玉。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聽。總是上載。且道作麼生
是下載。三條椽下看取。

聶示云。一槌便成超凡越聖。片言可拆去縛解粘。如冰
凌上行。劍刃上走。聲色堆裏坐。聲色頭上行。縱橫妙用
則且置。剎那便去時如何。試舉看。

六 舉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等閑垂一釣。不患聾聞。

什麼僧云。兩滴聲。不妨實頭也。好箇消息。清云。衆生

顛倒迷已逐物。事生也。慣得其便。纔過搭索。還他本

分手脚。僧云。和尚作麼生。果然納敗缺。轉捨來也。不

妨難當。却把捨頭倒刺人。清云。泊不迷已。咄。直得分

疎不下。僧云。泊不迷已。意旨如何。拶著這老漢。逼殺

又前箭猶輕。後箭深。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養子之緣。雖然如是。德山臨濟向什麼處去。不喚作

兩滴聲喚作什麼聲直得分踈不下

自

巨至切及也

只這裏也好薦取古人垂示一機一境要接入一日鏡
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兩滴聲清云衆生顛倒迷
已逐物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鵝鳩聲清云欲得不招
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蛇咬
蝦蟇聲清云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此語與前頭公
案更無兩般衲僧家於這裏透得去於聲色堆裏不妨
自由若透不得便被聲色所拘這般公案諸方謂之煨
煉語若是煨煉只成心行不見他古人爲人處亦喚作
透聲色一明道眼二明聲色三明心宗四明忘情五明
展演然不妨子細參柰有窠臼在鏡清恁麼問門外什

麼聲僧云兩滴聲清却道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人皆錯
會喚作故意轉人且得沒交涉殊不知鏡清有爲人底
手脚膽大不拘一機一境忒煞不惜眉毛鏡清豈不知
是兩滴聲何消更問須知古人以探竿影草要驗這僧
這僧也善挨拶便道和尚又作麼生直得鏡清入泥入
水向他道洎不迷已其僧迷已逐物則故是鏡清爲什
麼也迷已須知驗他句中便有出身處這僧太慳慳要
勤絕此話更問道只箇洎不迷已意旨如何若是德山
臨濟門下棒喝已行鏡清通一線道隨他打葛藤更向
他道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雖然恁麼古人道相續
也大難他鏡清只一句便與這僧明脚跟下大事雪竇

頌云

虛堂雨滴聲從來無間斷。大家在這裏作者難酬對。果然不知山僧從來不是作者。有權有實有放有收。殺活擒縱。若謂曾入流刺頭入膠盆。不喚作雨滴聲。喚作什麼聲。依前還不會。山僧幾曾問你來。這漆桶還我無孔鐵鎚來。會不會。兩頭坐斷。兩處不分。不在這兩邊。南山北山轉。雲霧頭上脚下。若喚作雨聲。則不喚作雨聲。喚作什麼聲。到這裏須是腳踏實地始得。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喚作雨聲。則是迷已逐物。不喚作雨聲。又如何轉物。到這裏任是作者也。難酬對。

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又南院道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教中道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若道是雨滴聲。也不是。若道不是雨滴聲。也不是。前頭頌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正類此頌。若道是不聲色之流。也不是。若喚作聲色。依前不會他意。譬如以指指月。月不是指。會與不會。南山北山轉。雲霧也。

垂示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向四時行處。可以見體。於萬物生處。可以見用。且道向什麼處。見得衲僧離却言語。動用行住坐卧。併却咽喉唇吻。

還辨得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多少入疑著千聖跳不出
漏逗不少門云六不收斬釘截鐵八角磨盤空裏走
靈龜曳尾朕非未分時薦得已是第二頭朕非已生
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更向言語上辨得且喜沒交
涉

雲門道六不收直是難辨若向朕非未分時構得已是
第二頭若向朕非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向言句
上辨明卒摸索不著且畢竟以何為法身若是作家底
聊聞舉着別起便行苟或停思停機伏聽處分太原乎
上座本為講師一日登座講次說法身云豎窮三際橫

亘十方有一禪客在座下聞之失笑乎下座云某甲適
來有甚短處願禪者為說看禪者云座主只講得法身
量邊事不見法身乎云畢竟如何即是禪者云可暫罷
講於靜室中坐必得自見乎如其言一夜靜坐忽聞打
五更鐘忽然大悟遂敲禪者門云我會也禪者云你試
道看乎云我從今日去更不將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
又教中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月中月
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
云法眼無瑕雲門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道只是六根
六塵六識此六皆從法身生六根收他不得若恁麼情
解且喜沒交涉更帶累雲門要見便見無你穿鑿處不

見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他答話多惹人
情解所以一句中須具三句更不辜負你問頭應時應節
一言一句一點一畫不妨有出身處所以道一句透千
句萬句一時透且道是法身是祖師放你三十棒雪竇
頌云

一二三四五六周而復始滴水滴凍費許多工夫作
什麼碧眼胡僧數不足三生六十劫遊磨何曾夢見
閻黎爲什麼知而故犯少林謾道付神光一人傳虛
萬人傳實從頭來已錯了也卷衣又說歸天竺賺殺
一船人懺懺不少天竺茫茫無處尋在什麼處始是
太平如今在什麼處夜來却對乳峰宿刺破你眼睛

也是無風起浪且道是法身是佛身放你三十棒

雪竇善能於無縫罅處出眼目頌出教人見雲門道六
不收雪竇爲什麼却道一二三四五六直是碧眼胡僧
也數不足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須是還他
屋裏兒孫始得適來道一言一句應時應節若透得去
方知道不在言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五祖老師
道釋迦牟尼佛下賤客作兒庭前栢樹子一二三四五
若向雲頭言句下諦當見得相次到這境界少林謾道
付神光二相始名神光及至後來又道歸天竺達磨葬
於熊耳山之下時宋雲奉使西歸在西嶺見達磨手攜
隻履歸西天去使回奏聖開墳惟見遺下一隻履雪竇

道其實此事作麼生分付既無分付卷衣又說歸天竺且道爲什麼此土却有二三迦相恁麼傳來這裏不妨請訛也須是講得始可入作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峰宿且道即今在什麼處師便打云瞎

舉王太傅入招慶煎茶作家相聚須有奇特等閑無事大家著一隻眼惹禍來也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鉢

一火弄泥團漢不會煎茶帶累別人朗翻却茶鉢事

生也果然太傅見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果然禪事

朗云捧爐神果然中他箭了也不妨奇特太傅云既

是捧爐神爲什麼翻却茶鉢何不與他本分草料事

生也朗云任官千日失在一朝錯指注是什麼語話

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太傅拂袖便去灼然作家許他具一隻眼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榧更與三十棒這獨眼龍只具一隻眼也須是明眼人點破始得朗云和尚作麼生撥着也好與一撥終不作這般死郎當見解招云非人得其便果然只具一隻眼道得一半一手擡一手擱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爭柰賊過後張弓雖然如是也未稱德山門下客一等是潑郎潑賴就中奇特

捱捱替皆切

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王太傅知泉州父祭招慶一日因入寺時朗上座煎茶次翻却茶鉢太傅也是箇作家纔見他翻却茶鉢便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

捧爐神不妨言中有響畢奈首尾相違失却宗旨傷鋒
犯手不惟辜負自己亦且觸忤他人這箇雖是無得失
底事若拈起來依舊有親疎有皂白若論此事不在言
句上却要向言句上辨箇活處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
死句據朗上座恁麼道如狂狗逐塊太傅拂袖便去似
不肯他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
樵野樵即是荒野中火燒底木樵謂之野樵用朗上
座不向正處行却向外邊去朗拶云和尚又作麼生招
云非人得其便明招自然有出身處亦不辜負他所問
所以道俊狗咬人不露牙瀉山喆和尚云王太傅大似
相如奪璧直得鬚鬢衝冠蓋明招忍俊不禁難逢其便

大瀉若作朗上座見他太傅拂袖便行放下茶鉢呵呵
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逢不見寶壽問胡釘鉢云
久聞胡釘鉢莫便是否胡云是壽云還釘得虛空麼胡
云請師打破將來壽便打胡不肯壽云異日自有多口
阿師爲你點破在胡後見趙州舉以前話州云你因什
麼被他打胡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州云只這一縫尚不
奈何更教他破虛空來胡便休去州代云且釘這一縫
胡於是有省京兆米七師行脚歸有老宿問云月夜斷
井索人皆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時喚作什麼七師云
若有所見即同衆生老宿云也是千年桃核忠國師問
紫璘供奉聞說供奉解註思益經是否奉云是師云凡

當註經須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會意爭敢言註經師
遂令侍者將一椀水七粒米一隻筋在椀上送與供奉
問云是什麼義奉云不會師云老師意尚不會更說甚
佛意王太傅與朗上座如此話會不一雪竇未後却道
當時但與踏倒茶爐明招雖是如此終不如雪竇雪峰
在洞山會下作飯頭一日淘米次山問作什麼峰云淘
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峰云沙米一時去山云大
眾喫箇什麼峰便覆却盆山云子因緣不在此雖然恁
麼爭似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一等是什麼時節到
他用處自然騰今煥古有活脫處須云
來問若成風箭不虛發偶爾成文不妨要妙應機非

善巧弄泥團漢有什麼限方木逗圓孔不妨撞著作
家堪悲獨眼龍只具一隻眼只得一椀曾未呈牙爪
也無牙爪可呈說什麼牙爪也不得欺他牙爪開你
還見麼雪竇却較些子若有恁麼手脚踏倒茶爐生
雲雷盡大地人一時喫棒天下衲僧無著身處旱天
霹靂逆水之波經幾回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太傅問處似運斤成風此出
莊子郢人泥壁餘一小竅遂圓泥斲補之時有少泥落
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補竅甚巧我運斤為你取鼻端
泥其鼻端泥若蠅子翼使匠者斲之匠者運斤成風而
斲之盡其泥而不傷鼻郢人立不失容所謂二俱巧妙

朗上座雖應其機語無善巧所以雪竇道來問若成風
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明招道得也太
奇特爭奈未有拏雲攫霧底爪牙雪竇傍不肯忍後不
禁代他出氣雪竇暗去合他意自領他踏倒茶爐語牙
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雲明道不望你有逆水
之波但有順水之意亦得所以道活句下薦得永劫不
忘朗上座與明招語句似死若要見活處但看雪竇踏
倒茶爐

垂示云七穿八穴撓鼓奔旗百匝千重瞻前顧後踞虎
頭收虎尾未是作家牛頭沒馬頭回亦未為奇特且道
過量底人來時如何試舉看

聖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不妨縱橫

自在此問太高生你合只自知何必更問峯云待汝
出網來向汝道減人多少聲價作家宗師天然自在
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迅雷霹靂可
煞驚羣一任踴跳峯云老僧住持事繁不在勝負放
過一着此語最毒

雪峰二聖雖然一出一入一挨一拶未分勝負在且道
這二尊宿具什麼眼目三聖自臨濟受訣徧歷諸方皆
以高賓待之看他致箇問端多少人摸索不着且不涉
理性佛法却問道透網金鱗以何為食且道他意作麼
生透網金鱗尋常既不食他香餌不知以什麼為食雪

峯是作家匹似閑只以一二分酬他却向他道待汝出網來向汝道汾陽謂之呈解問洞下謂之借事問須是超倫絕類得太受用頂門有眼方謂之透網金鱗爭奈雪峰是作家不妨減人聲價却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看他兩家把定封疆壁立萬仞若不是三聖只此一句便去不得爭奈三聖亦是作家方解向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雪峰却道老僧住持事繁此語得恁麼頑慢他作家相見一擒一縱逢強即弱遇賤即貴你若作勝負會未夢見雪峰在着他二人最初孤危峭峻末後二俱死郎當且道還有得失勝負麼他作家酬唱必不如此王聖在臨濟作院主臨濟遷化垂示云

吾去後不得滅吾正法眼藏王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云已後有人問你作麼生王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三聖便禮拜他是臨濟真子方敢如此酬唱雪竇末後只頌透網金鱗顯他作家相見處頌云

透網金鱗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何似生千聖不柰何休云滯水向他雲外立活潑潑地且莫鈍置好搖乾蕩坤作家作家未是他奇特處放出又何妨振鬣擺尾誰敢辨端倪做得箇伎倆賣弄出來不妨驚群千尺鯨噴洪浪飛轉過那邊去不妨奇特盡大地人一口吞盡一聲雷震清颯起有眼有耳如聾如盲誰不

悚然清颯起在什麼處天上人間知幾幾雪峯把陣頭三聖牢把陣脚撒土撒沙作什麼打云你在什麼處

透網金鱗休云帶水五祖道只此一句領了也既是透網金鱗豈居滯水必在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且道二六時中以何為食諸人且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定當看雪竇道此事隨分拈弄如金鱗之類振鬣擺尾時直得乾坤動搖千尺鯨噴洪浪飛此頌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如鯨噴洪浪相似一聲雷震清颯起頌雪峯道老僧住持事繁如一聲雷震清颯起相似大綱頌他兩箇俱是作家清颯起天上人間知幾

幾且道這一句落在什麼處颯者風也當清颯起時天上人間能有幾人知

垂示云度越階級超絕方便機機相應句句相投儻非入大解脫門得大解脫用何以權衡佛祖龜鑑宗乘且道當機直截逆順縱橫如何道得出身句試請舉看

十五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天下衲僧盡在這裏作窠窟滿口含霜撒沙撒土作什麼明云鉢裏飯桶裏水布袋裏盛錘金沙混雜將錯就錯含元殿裏不問長安

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雲門鼻孔在諸人手裏若定當不得請入鼻孔在雲門手裏雲門有斬釘截鐵句此

句中具三句。在底問着。便道鉢裏飯粒粒皆圓。桶裏水
滴滴皆濕。若恁麼會。且不見雲門端的。為人處。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露也撒沙撒土作什麼漱口三年始

得多口阿師難下嘴縮却舌頭識法者懼為什麼却

恁麼舉北斗南星位不殊喚東作西作什麼坐立儼

然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白浪滔天平地起脚下

深數丈賓主互換驀然在你頭上你又作麼生打擬

不擬蒼天蒼天咄止不止說什麼更添恁苦箇箇無

棍長者子郎當不少傍觀者嗎不

雪竇前面頌雲門對一說話道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

鎚重下楔後向又頌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話道藏頭白

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若於此公案透得便見這箇

頌雪竇當頭便道鉢裏飯桶裏水言中有響句裏呈機

多口阿師難下嘴隨後便與你下注脚也你若向這裏

要求玄妙道理計較轉難下嘴雪竇只到這裏也得他

愛恁麼頭上先把定恐眾中有具眼者覷破也到後面

須放過一着俯為初機打開頌出教人見北斗依舊在

北南星依舊只在南所以道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

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起波瀾又作麼生若向事上覷

則易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着這箇如鐵橛子相似

攔撥不得插箭不得你若擬議欲會而不會止而不止

亂呈蒙袋正箇箇無棍長者子寒山詩道六極常嬰

苦九維徒自苦有才遺草澤無勢閉蓬門日上巖猶暗
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總無親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五

此集自天慧一經之後而又重羅兵燹
世鮮善刻今得此本枝正頗完猶恐中
間亥豕魯魚不無一二
四方身眼高人為是正之抄錄
見教當復改竄俾成金美禪宗華甚
鴨中書隱白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六

垂示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落階級又無摸索且道
放行即是把住即是到這裏若有一絲毫解路猶滯言
詮尚拘機境盡是依草附木直饒使到獨脫處未免萬
里望鄉關還構得麼若未構得且只理會箇現成公案
試舉看

舉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作什麼一狀領過峯

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鬼眼睛無孔箇

子擎頭戴角僧亦云是什麼泥彈子甕拍板箭鋒相

拄峯低頭歸庵爛泥裏有刺如龍無足似蛇有角就

中難為措者僧後到巖頭也須是問過始得同道方

知頭問什處來也須是作家始得這漢徃徃納敗
關若不是同參洎乎放過僧云嶺南來傳得什麼消
息來也須是通箇消息還見雪峯麼頭云曾到雪峯
麼勤破了多時不可道不到僧云曾到實頭人難得
打作兩撥頭云有何言句便恁麼去也僧舉前話便
恁麼去也重重納敗關頭云他道什麼好劈口便打
失却鼻孔了也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又納敗關你
且道他是什麼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
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
癩兒牽伴不必須彌也須粉碎且道他圖續在什麼
處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已是不惺惺正賊去了

多時賊過後張弓頭云何不早問好與撒倒禪床過
也僧云未敢容易這棒本是這僧喫穿却鼻孔停囚
長智已是兩重公案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
我同條死漫夫網地要識末後句只這是賺殺一船
人我也不信洎乎分疎不下

大凡扶豎宗教須是辨箇當機知進退是非明殺活擒
縱若忽眼目迷黎麻羅到處逢問便問逢答便答殊不
知鼻孔在別人手裏只如雪峯巖頭同參德山此僧參
雪峯見解只到恁麼處及乎見巖頭亦不曾成得一事
虛煩他二老消一問一答一擒一縱直至如今天下人
成節角請訛疎不下且道節角請訛在什麼處雪峯

迷黎目不見却豎
朦昧白又無多曉白也

雖遍歷諸方。後於鰲山店巖頭因而激之。方得勦絕。大徹巖頭後。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懸一板。有人過。敲板一下。頭云。你過那邊。遂從蘆葦間舞棹而出。雪峰歸嶺。南住庵。這僧亦是父參底人。雪峰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如今有底。恁麼問着。便去他語下咬嚼。這僧亦怪也。只向他道。是什麼。峯低頭歸庵。往往喚作無語會去也。這僧便摸索不着。有底道。雪峰被這僧一問。直得無語歸庵。殊不知雪峰意有毒害處。雪峰雖得便宜。爭奈藏身露影。這僧後辭雪峰。持此公案。令巖頭判。既到彼巖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峰麼。若要見雪峰。只此一問也。好急着眼看。

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此語亦不空過。這僧不曉。只管逐他語。轉頭云。他道什麼。僧云。他低頭無語歸庵。這僧殊不知巖頭着草鞋。在他肚皮裏行。幾回了也。巖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巖頭也是扶強不扶弱。這僧依舊黑漫漫地。不分緇素。懷一肚皮疑。真箇道。雪峰不會。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巖頭。頭云。何不早問。這老漢計較生也。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巖頭太煞不惜眉毛。諸人畢竟作麼生會。雪峰在德山會下作飯頭。一日齋晚。德山托鉢下。至法堂。峯云。鐘未鳴。鼓未響。這老漢托鉢向什麼處。

去山無語低頭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
不會末後句山問令侍者喚至方丈問云汝不肯老僧
那頭密啓其語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頭於僧堂
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
他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此公案中如雪峯見德山無
語將謂得便宜殊不知着賊了也蓋為他曾着賊來後
來亦解做賊所以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有者道
巖頭勝雪峯則錯會了也巖頭常用此機示眾云明眼
漢沒窠臼却物為上逐物為下這末後句設使親見祖
師來也理會不得德山齋晚老子自捧鉢下法堂去巖
頭道大小德山未曾末後句在雪竇拈云曾聞說箇獨

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
不是巖頭識破爭知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諸人要會末
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自古及今公案萬別
千差如荆棘林相似你若透得去天下人不奈何三出
諸佛立在下風你若透不得巖頭道雪峯雖與我同條
生不與我同條死只這一句自然有出身處雪竇頌云
末後句已在言前將謂真箇處着則暗為君說舌頭
落也說不着有頭無尾有尾無頭明暗雙雙底時節
蒼藤老漢如牛無角似虎有角彼此是恁麼同條生
也共相知是何種族彼此沒交涉君向瀟湘我向秦
不同條死還殊絕拄杖子在我手裏爭怪得山僧你

鼻孔爲什麼在別人手裏還殊絕還要喫棒麼有什麼
麼摸索處黃頭碧眼須甄別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我
也恁麼他人却不恁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南
北東西歸去來收脚跟下猶帶五色線在乞你一條
拄杖子夜深同看千巖雪猶較半月程從他大地雪
漫漫填溝壑無人會也只是箇瞎漢還識得末後
句麼便打

末後句爲君說雪竇頌此末後句他意極有落草相爲
頌則煞頌只頌毛彩些子若要透見也未在更敢開大
口便道明暗雙雙底時節與你開一綫路亦與你一句
打殺了也未後更與你注解只如招慶一日問羅山云

巖頭道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意旨如何羅山召云
大師師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禮謝而去三日後又
問前日蒙和尚垂慈只是看不破山云盡情向你道了
也慶云和尚是把火行山云若恁麼據大師疑處問將
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慶當時
禮謝而去後有僧問招慶同生亦同死時如何慶云合
取狗口僧云大師收取口喫飯其僧却來問羅山云同
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
如何山云如虎戴角末後句正是這箇道理羅山會下
有僧便用這箇意致問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
東勝身州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

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同條生也則猶易見不同條死也還殊絕釋迦達磨也摸索不著南北東西歸去來有些子好境界夜深同看千巖雪且道是雙明雙暗是同條生是同條死具眼衲僧試甄別看

三舉僧問趙州父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也有人

來拈虎鬚也是衲僧本分事州云汝只見略約且不

見石橋價得真便這老漢賣身去也僧云如何是石

橋上鈎來也果然州云渡驢渡馬一網打就直得盡

大地人無出氣處一死更不再活

行

實若切

趙州有石橋蓋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略約者即是獨木橋也其僧故意減他威光問他道父響趙州石橋

到來只見略約趙州便道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據他問處也只是平常說話相似趙州用去鈎他這僧果然上鈎隨後便問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不妨言中自有出身處趙州不似臨濟德山行棒行喝他只以言句殺活這公案好好看來只是尋常闢機鋒相似雖然如是也不妨難湊泊一日與首座看石橋州乃問首座是什麼人造座云李膺造州云造時向什麼處下手座無對州云尋常說石橋問着下手處也不知又一日州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善知識為什麼有塵州云外來底又問清淨伽藍為什麼有塵州云又有一點也又僧問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問大道州

云大道透長安趙州偏用此機他到平實安穩處為人
更不傷鋒犯手自然孤峻用得此機甚妙雪竇頌云

孤危不立道方高須是到這田地始得言猶在耳還

他本分草料入海還須釣巨鰲坐斷要津不通凡聖

蝦蟇螺蚌不足問大夫漢不可兩兩三三堪笑同

時灌溪老也有恁麼人曾恁麼來也有恁麼用機關

底手脚解云劈箭亦徒勞猶較半月程似則似是則

未是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竇頌趙州尋常為人處不立玄妙
不立孤危不似諸方道打破虛空擊碎須彌海底生塵
須彌鼓浪方稱他祖師之道所以雪竇道孤危不立道

日 日

方高壁立萬仞顯佛法奇特靈驗雖然孤危峭峻不如
不立孤危但平常自然轉轉轉地不立而自立不高而
自高機出孤危方見玄妙所以雪竇云入海還須釣巨
鰲看他具眼宗師等閑垂一語用一機不釣蝦蟇螺蚌
直釣巨鰲也不妨是作家此一句用顯前面公案堪笑
同時灌溪老不見僧問灌溪父響灌溪及乎到來只見
箇漚麻池溪云汝只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
是灌溪溪云劈箭急又僧問黃龍父響黃龍及乎到來
只見箇赤斑蛇龍云子只見赤斑蛇且不見黃龍僧云
如何是黃龍龍云拖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鳥來時如何
龍云性命難存僧云恁麼則遭他食啖去也龍云謝子

供養此總是一孤危是則也是不免費力終不如趙州尋常用底所以雪竇道解云劈箭亦徒勞只如灌溪黃龍即且致趙州云渡驢渡馬又作麼生會試辨看三垂示云徧界不藏全機獨露觸途無滯着着有出身之機句下無私頭頭有殺人之意且道古人畢竟向什麼處休歇試舉看

三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兩箇落草漢草裏草裏作什麼大師云是什麼和尚合知這老漢鼻孔也不知文云野鴨子鼻孔已在別人手裏只管供款第二杓惡水更毒毒大師云什麼處去也前箭猶輕後箭深第二回啗啄也合自知文云飛過去也

只管隨他後轉當面蹉過大師遂扭百丈鼻頭父母所生鼻孔却在別人手裏拔轉鼻頭裂轉鼻孔來也文作忍痛聲忍痛聲只在這裏還喚作野鴨子得麼還識痛痒麼大師云何曾飛去莫瞞人好這老漢元來只在鬼窟裏作活計

正眼觀來却是百丈具正因馬大師無風起浪諸人要與佛祖為師參取百丈要自救不了參取馬祖大師看他古人二六時中未嘗不在箇裏百丈廿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昌乃傾心依附二十年為侍者及至無參於喝下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無悟處作箇悟門建立此事若恁麼見解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

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長智不大者見不遠若
用作建立會佛法豈到如今看他馬大師與百丈行次
見野鴨子飛過大師豈不知是野鴨子爲什麼却恁麼
問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百丈只管隨他後走馬祖遂
扭他鼻孔文作忍痛聲馬祖云何曾飛去百丈便省而
今有底錯會纔問着便作忍痛聲且喜跳不出宗師家
爲人須爲教徹見他不會不免傷鋒犯手只要教他明
此事所以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馬祖當
時若不扭住只成世諦流布也須是逢境遇緣宛轉教
歸自己十二時中無空缺處謂之性地明白若只依草
附木認箇驢前馬後有何用處看他馬祖百丈恁麼用

雖似昭昭靈靈却不往在昭昭靈靈處百丈作忍痛聲
若恁麼見去徧界不藏頭頭成現所以道一處透千處
萬處一時透馬祖次日陞堂衆纔集百丈出卷却揉席
馬祖便下座歸方丈次問百丈我適來上堂未曾說法
你爲什麼便卷却席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
云你昨日向甚處留心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
你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禮却歸侍者寮哭同事侍者問
云你哭作什麼丈云你去問取和尚侍者遂去問馬祖
祖云你去問取他看侍者却歸寮問百丈丈却呵呵大
笑侍者云你適來哭而今爲什麼却笑丈云我適來哭
如今却笑着他悟後阿鞞鞞地羅籠不住自然玲瓏雪

寶頌云

野鴨子成群作隊又有一隻如何許用作什麼如麻
似粟馬祖見來相共語打葛藤有什麼了期說箇什
麼獨有馬祖識箇後底話盡山雲海月情東家杓柄
長西家杓柄短知他打葛藤多少依前不會還飛去
因莫道他不會言飛過什麼處去欲飛去鼻孔在別
人手裏已是與他下注脚了也却把住老婆心切更
道什麼道道什麼道不可也噉山僧道不可作野鴨
子呼蒼天蒼天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不知向什麼處去
雪竇劈頭便頌道野鴨子知何許且道有多少馬祖見
來相共語此頌馬祖問百丈云是什麼文云野鴨子語

盡山雲海月情頌再問百丈什麼處去馬大師為他意
旨自然脫體百丈依前不會却道飛過去也兩重蹉過
欲飛去却把住雪竇據款結案又云道道此是雪竇轉
身處且道作麼生道若作忍痛聲則錯若不作忍痛聲
又作麼生會雪竇雖然頌得甚妙爭奈也跳不出
語示云透出生死撥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隨處蓋天
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試舉看

舉雲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也道西禪探竿影草不
可道東西南北僧云西禪果然可煞實頭當時好與
本分草料門云西禪近日有何言句欲舉恐驚和尚
深辨來風也似和尚相似寐語僧展兩手張闕了也

勾賊破家不妨令人疑著門打一掌據令而行好打
快便難逢僧云某甲話在你待要翻款那却似有撥
旗奪鼓底手脚明却展兩手驗駕與青龍不解騎僧
無語可惜門便打不可放過此棒合是雲門與何故
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關黎合與多少放過一著若不
放過合作麼生

雲門問這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當面話如閃
電相似門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是平常說話這僧也
不妨是箇作家却倒去驗雲門便展兩手若是尋常人
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脚亂他雲門有石火電光之機便
打一掌僧云打即故是爭奈某甲話在這僧有轉身處

所以雲門放開却展兩手其僧無語門便打着他雲門
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處會瞻前亦解顧後不失
蹤由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頌云

虎頭虎尾一時收殺入刀活人劍須是這僧始得半
兵易得一將難求凜凜威風四百州坐斷天下人舌
頭蓋天蓋地却問不知何大驗不可盲如瞎棒雪竇
元來未知在關黎相次着也師云放過一着若不放
過又作麼生盡天下人一時落節擊禪床一下

雪竇頌得此話極易會大意只頌雲門機鋒所以道虎
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
首雪竇只據款結案愛雲門會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僧

展兩手明便打是據虎頭雲門展兩手僧無語門又打
是收虎尾頭尾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直得凜凜威風四百州直得盡大地世界風颯颯地
却問不知何太驗不妨有驗處雪竇云放過一着且道
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生盡大地人總須喫棒如今禪
和子總道等他展手時也還他本分草料似則也似是
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麼教你休也須別有事在
垂示云穩密全真當頭取證涉流轉物直下承當向擊
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諸訛於據虎頭收虎尾壁立千仞
則且置放一線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試舉看
碑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云生邪死邪道

什麼好不惺惺這漢猶在兩頭吾云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買帽相頭老婆心切源云
爲什麼不道蹉過了也果然錯會吾云不道不道惡
水驀頭澆前箭猶輕後箭深回至中路太惺惺源云
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却較些子罕
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似這般不唧溜漢入地獄如
箭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再三須重事就身打劫
這老漢滿身泥水初心不改源便打好打且道打他
作什麼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後道吾遷化源到石霜
舉似前話知而故犯不知是不是是則也太奇霜云
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可煞新鮮這般茶飯却元來有

人喫源云爲什麼不道語雖一般意無兩種且道與
前來問是同是別霜云不道不道天上天下曹溪波
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源於言下有省晤漢且
莫瞞山僧好源一日將鐵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
西過東也是死中得活好與先師出氣莫問他且看
這漢一場懺懼霜云作什麼隨後要數也源云覓先
師靈骨喪車背後拋藥袋悔不慎當初你道什麼霜
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也須還他
作家始得成群作隊作什麼雪竇着語云蒼天蒼天
太遲生賊過後張弓好與一坑埋却源云正好着力
且道落在什麼處先師曾向你道什麼這漢從頭到

尾直至如今出身不得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大
衆見麼閃電相似是什麼破草鞋猶較此子

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才云生邪死邪吾曰
句下便入得言下便知歸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若向只這便是透脫生死底關鍵
其或未然往往當頭蹉過看他古人行往坐卧不妨以
此事爲念纔至人家弔慰漸源便拍棺問道吾云生邪
死邪道吾不移易一絲毫對他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漸源當面蹉過逐他語去更云爲什麼不道吾云不
道不道吾可謂赤心片片將錯就錯源猶自不惺惺回
至中路又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這
漢識什麼好惡所謂好心不得好報道吾依舊老婆心

切更向他道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雖然如是却是他贏得一籌道吾恁麼血滴滴地為他漸源得恁麼不贊地道吾既被他打遂向漸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事探得與你作禍密遣漸源出去道吾忒煞傷慈源後來至一小院聞行者誦觀音經云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忽然大悟云我當時錯怪先師爭知此事不在三句上古人道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有底情解道道吾云不道不道便是道了也喚作打背翻筋斗教人摸索不着若恁麼會作麼生得平穩去若脚踏實地不隔一絲毫見七賢女遊苑隨林遂指屍問云屍在這裏人在什麼處大姊云作麼作麼一眾

齊證無生法忍且道有幾箇千箇萬箇只是一箇漸源後到石霜舉前話石霜依前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什麼不道霜云不道不道他便悟去一日將鋤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意欲至已見解霜果問云作什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便截斷他脚跟云我這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他既是覓先師靈骨石霜為什麼却恁麼道到這裏若於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處言下薦得方知自始至終全機受用你若作道理擬議尋思直是難見漸源云正好着力看他悟後道得自然奇特道吾一片頂骨如金色擊時作銅聲雪竇著語云蒼天蒼天其意落在兩邊太原乎云先師

靈骨猶在自然道得穩當這一落索一時拈向一邊且道作麼生是省要處作麼生是着力處不見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若向不道不道處透得去便乃坐斷天下人舌頭若透不得也須是自然自悟不可容易過白可惜許時光雪竇頌云

兔馬有角斬可煞奇特可煞新鮮牛羊無角斬成什麼模樣瞞別人即得絕毫絕毫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你向什麼處摸索如山如嶽在什麼處平地起波瀾裡着你鼻孔黃金靈骨今猶在截却舌頭塞却咽喉拈向一邊只恐無人識得但白浪滔天何處着放過一着脚跟下踏過眼裏耳裏着不得無處着果然却

較此子果然沒溺深坑隻履西歸曾失却祖襪不累及兒孫打云爲什麼却在這裏

雪竇備會下注脚他是雲門下兒孫凡一句中具三句底甜飽向難道處道破向撥不開處撥開去他緊要處須出直道兔馬有角牛羊無角且道兔馬爲什麼有角牛羊爲什麼却無角若透得前話始知雪竇有爲人處有者錯會道不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兔馬無角却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得沒交涉殊不知古人千變萬化現如此神通只爲打破你這精靈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一箇了字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毫如山如嶽這四句似摩尼寶珠一顆相似雪竇渾淪地吐在

你面前了也。末後皆是據款結案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着此頌石霜與大原乎語。為什麼無處着。隻復西歸曾失却靈龜曳尾。此是靈寶轉身為人處。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既是失却他。一火為什麼却競頭爭。

舞示云。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祖師不曾西來未嘗以心傳授。自是時人不了。向外馳求。殊不知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緣千聖亦摸索不着。只如今見不見聞不聞說不說。知不知從什麼處得來。若未能洞達且向葛藤窟裏會取試舉看。

六拜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峻不妨奇特。

不妨是箇猛將。山云。放出關中主看。劈面來也。也要大家知。圭山高按山。低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見機而作。已落第二頭。山云。更待何時。有擒有縱。風行草偃。良云。好箭放不着。所在使出。果然擬待翻款。那第二棒打人不痛。山云。且來聞黎。呼則易遣。則難喚得。回頭堪作什麼。良云。回首果然把不住。中也。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即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虎口裏橫身。逆水之波。見義不為無勇也。良擬議。果然摸索不着。打云。可惜許。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令合恁麼有始有終。頭正尾正。這箇棒合是欽山與良禪客也。不妨是一負戰將。向欽山手裏。左盤右轉。墜

鞭閃靛末後可惜許弓折箭盡雖然如是李將軍自有
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這箇公案一出入一擒一
縱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都不落有無得失謂之玄
機稍虧此子力量便有顛蹶這僧亦是箇英靈底衲子
致箇問端不妨驚羣欽山是作家宗師便知他問頭落
處鏃者箭鏃也一箭射透三關時如何欽山意道你射
透得則且置試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
也不妨奇特欽山云更待何時看他恁麼祇對欽山所
問更無此子空缺處後頭良禪客却道好箭放不着所
在拂袖便出欽山纔見他恁麼道便喚云且來關黎良
禪客果然把不住便回首欽山擒住云一鏃破三關則

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欽山便打七棒更隨後
與他念一道呪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如今禪和子盡
道爲什麼不打八下又不打六下只打七下不然等他
問道試與欽山發箭看便打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在這
箇公案須是習襟裏不懷此子道理計較超出語言之
外方能有一句下破三關及有放箭處若存是之與非
卒摸索不着當時這僧若是箇漢欽山也大驗他既不
能行此令不免倒行且道關中主畢竟是什麼人看雪
竇頌云

與君放出關中主中也當頭蹉過退後退後放箭之
徒莫莫芬蘭一死不再活大請訛過了取箇眼兮耳必

聾左眼半斤放過一着左邊不前右邊不後捨箇耳
兮目雙聾右眼八兩只得一路進前則墮坑落壑退
後則猛虎銜脚可憐一鏃破三關全機恁麼來時如
何道什麼破也墮也的的分明箭後路死漢咄打云
還見麼君不見癩兒牽伴打著藤去也玄沙有言兮
那箇不是玄沙大丈夫先天為心祖一句截流萬機
寢削鼻孔在我手裏未有天地世界已前在什麼處
安身立命

此頌數句取歸宗頌中語歸宗昔日因作此頌號曰歸
宗宗門中謂之宗旨之說後來同安聞之云良公善能
發箭要且不解中的有僧便問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

主是什麼人後有僧舉似欽山山云良公若恁麼也未
免得欽山口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雪竇道與君放
出關中主開眼也着合眼也着有形無形盡斬為三段
放箭之徒莫莽鹵若善能放箭則不莽鹵若不善放則
莽鹵可知取箇眼兮耳必聾捨箇耳兮目雙聾且道取
箇眼為什麼却耳聾捨箇耳為什麼却雙聾此語無取
捨方能透得若有取捨則難見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
分明箭後路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欽山云放
出關中主看乃至末後同安公案盡是箭後路畢竟作
麼生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為心祖尋常以
心為祖宗極則這裏為什麼却於天地未生已前猶為

此心之祖若識破這箇時節方識得關中主的的分明
箭後路若要中的箭後分明有路且道作麼生是箭後
路也須臾自着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為心祖玄沙常
以此語示眾此乃是歸宗有此頌靈寶誤用為玄沙語
如今參學者若以此心為祖宗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
會在若是大丈夫漢心猶是兒孫天地未分已是第二
頭且道正當恁麼時作麼生是先天地
垂示云未透得已前一似銀山鐵壁及乎透得了自己
元來是鐵壁銀山或有人問且作麼生祖向他道若向
箇裏露得一機看得一境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未為分
外苟或未然看取古人樣子

七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這
鐵蒺藜多少人吞不得大有入疑着在滿口含霜州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平地上起骨堆衲僧鼻孔一
時穿却金剛鑄鐵券僧云此猶是揀擇果然隨他轉
了也撥着這老漢州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山高
石裂僧無語放你三十棒直得目瞪口呆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三祖信心銘劈頭便道
這兩句有多少入錯會何故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
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趙州常以
此語問人這僧將此語倒去問他若向語上覓此僧却
驚天動地若不在語句上又且如何更參三十年這箇

此子關捩子須是轉得始解捩虎鬚也須是本分手段始得這僧也不顧危亡敢捩虎鬚便道此猶是揀擇趙州劈口便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若問着別底便見脚忙手亂爭奈這老漢是作家向動不得處動向轉不得處轉你若透得一切惡毒言句乃至千差萬狀世間戲論皆是醍醐上味若到着實處方見趙州赤心片片田庫奴乃福唐人鄉語罵人似無意智相似這僧道此猶是揀擇趙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鳥壁海直取龍吞雪竇頌云
似海之深是什麼度量淵源難測也未得一半在如山之固什麼入撼得猶在半途蚊蠅弄空裏猛風也

有恁麼底果然不料力可煞不自量蠅蟻撼於鐵柱同坑無異土且得沒交涉關黎與他同參揀擇方擔水河頭賣道什麼趙州來也當軒布鼓已在言前一坑埋却如麻似粟打云塞却你咽喉

雪竇注兩句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僧云此猶是揀擇雪竇道這僧一似蚊蠅弄空裏猛風蠅蟻撼於鐵柱雪竇賞他膽大何故此是上頭人用底他敢恁麼道趙州亦不放他便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豈不是猛風鐵柱揀擇方當軒布鼓雪竇末後提起教活若識得明白十分你自將來了也何故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是故當軒布鼓

八辛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在兩
重公案也是疑人處踏著秤鎚硬似鐵猶有這箇在

莫以已妨人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踈不下
面赤不知語直胡孫喫毛蟲蚊子咬鐵牛

趙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過於棒喝這僧問得來也甚
奇怪若不是趙州也難答伊蓋趙州是作家只向伊道
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問處壁立千仞答處
亦不輕他只恁麼會直是當頭若不會且甚作道理計
較不見投子宗道者在雪竇會下作書記雪竇令參至
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他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宋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投子凡去

住持將袈裟裹草鞋與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宋
云袈裟裹草鞋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桐城
所以道獻佛不在香多若透得脫去縱奪在我既是一
問一答歷歷現成爲什麼趙州却道分踈不下且道是
時人窠窟否趙州在窠窟裏答他在窠窟外答他須知
此事不在言句上或有箇漢徹骨徹髓信得及去如龍
得水似虎靠山頌云

象王嘯呻富貴中之富貴誰人不悚然好箇消息師

子啼吼作家中作家百獸腦裂好箇入路無味之談
相罵饒你接嘴鐵櫃子相似有什麼咬嚼處分踈不

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起誰知

別有好思量塞斷人口相嚼饒你潑水喫闍黎道甚
麼南北東西有麼有麼天上天下蒼天蒼天烏飛兔
走自古自今一時活埋

趙州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似象王喚呻
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兔走雪
竇若無末後句何處更有雪竇來既是烏飛兔走且道
趙州雪竇山僧畢竟落在什麼處
垂示云該天搖地越聖超凡百草頭上指出涅槃妙心
于戈叢裏點定衲僧命脉且道承箇什麼人恩力便得
恁麼試舉看

再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再遇前來道什麼

三重公案纔有語言是揀擇滿口含霜和尚如何為
又抄着這老漢因州云何不引盡這語賊是小人智
過君子白拈賊騎賊馬越賊僧云某甲只念到這裏
兩箇弄泥團漢逢着箇賊拈根難敵手州云只這至
道無難唯嫌揀擇畢竟由這老漢被他換却眼睛捉
敗了也

趙州道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擊石火似閃電光
擒縱殺活得恁麼自在諸方皆謂趙州有逸羣之辯趙
州尋常示眾有此一篇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
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等還護惜也
無時有僧問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

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為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
事即得禮拜了退後來這僧只拈他鬚_髮處去問他問
得也不妨奇特爭奈只是心行若是別人奈何他不得
爭奈趙州是作家便道何不引盡這語這僧也會轉身
吐氣便道某甲只念到這裏一似安排相似趙州隨聲
拈起便答不須計較古人謂之相續也大難他辨龍蛇
別休咎還他本分作家趙州換却這僧眼睛不犯鋒銚
不着計較自然恰好你喚作有句也不得喚作無句也
不得喚作不有不無句也不得離四句絕百非何故若
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急著眼看方見若或擬議
躊躇不免喪身失命雪竇頌云

躊躇上音躊下音除
猶豫不進也

水灑不着說什麼太深遠生有什麼共語處風吹不
入如虛空相似硬剝地望空啓告虎步龍行他家
得自在不妨奇特鬼號神泣大眾掩耳草偃風行閣
藜莫是與他同參頭長三尺知是誰怪底物何方聖
者見麼見麼相對無言獨足立咄縮頭去放過一着
山魃放過即不可便打

水灑不着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無你啗啄處
此四句頌趙州答話大似龍馳虎驟這僧只得一場懺
懺非但這僧直得鬼也號神也泣風行草偃相似末後
兩句可謂一子親得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
立不見僧問古德如何是佛古德云頭長三尺頸長二

寸雪實引用未審諸人還識麼山僧也不識雪實一時
挽體畫却趙州真箇在裏了也諸人須子細着眼睛看
垂示云諸佛衆生本來無異山河自己寧有等差爲什
麼却渾成兩邊去也若能撥轉話頭坐斷要津放過即
不可若不放過盡大地不消一捏且作麼生是撥轉話
頭處試舉看

云奉雲門以拄杖示衆云點化在臨時殺人刀活人劍
換却你眼睛了也拄杖子化爲龍何用周遮用化作
什麼吞却乾坤了也天下衲僧性命不存還碍着咽
喉麼聞黎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爭奈

這箇何

只如雲門道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
甚處得來若道有則瞎若道無則死還見雲門爲人處
麼還我拄杖子來如今人不會他雲門獨露處却道即
色明心附物顯理且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可
不知此議論何故更用拈花迦葉微笑這老漢便捺胡
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更何必
單傳心印諸人既是祖師明下客還明得單傳底心麼
曾中若有一物山河大地掀然現前曾中若無一物外
則了無絲毫說什麼理與智冥境與神會何故一會一
切會一明一切明長沙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

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忽若打破
陰界身心一如身外無餘猶未得一半在說什麼即色
明心附物顯理古人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且道是那
箇一塵若識得這一塵便識得拄杖子纔拈起拄杖子
便見縱橫妙用恁麼說話早是葛藤了也何況更化爲
龍慶藏主云五千四十八卷還曾有恁麼說話麼雲門
每向拄杖處拈掇全機大用活潑潑地爲人芭蕉示衆
云衲僧巴鼻盡在拄杖頭上永嘉亦云不是標形虛事
禪如來寶杖親蹤跡如來昔於然燈佛時布髮掩泥以
待彼佛然燈曰此處當建梵刹時有一天子遂標一莖
草云建梵刹竟諸人且道這箇消息從那裏得來祖師

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且道承當箇什麼忽有人問如
何是拄杖子莫是打筋斗麼莫是撫掌一下麼總是弄
精魂且喜沒交涉雪竇頌云

禪
音馳

拄杖子吞乾坤道什麼只用打狗徒說桃花浪奔撥
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也不在拏雲攫霧處說
得千徧萬徧不如手脚羅籠一徧燒尾者不在拏雲
攫霧左之右之老僧只管看也只是箇乾柴片曝
腮者何必喪膽亡魂人人氣宇如玉自是你千里萬
里爭奈悚然拈了也謝慈悲老婆心切聞不聞不免
落草用聞作什麼直須灑灑落落殘羹餽飯乾坤大
地甚處得來休更紛紛紜紜舉令者先犯相次到你

頭上打云放過則不可七十二棒且輕怒山僧不曾
行此令據令而行賴值得山僧一百五十難放君正
令當行豈可只恁麼了直饒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堪
作什麼師驀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雪竇龍頭
蛇尾作什麼

曝

音僕日乾也通作暴
又薄報切

雲明委曲為人雪竇截徑為人所撥却化為龍不消
恁麼道只是拄杖子吞乾坤雪竇大意免人情解更道
徒說桃花浪奔更不必化為龍也蓋禹明有三級浪每
至三月桃花浪漲魚能逆水而躍過浪者即化為龍雪
竇道縱化為龍亦是徒說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魚過
禹明自有天火燒其尾拏雲攫霧而去雪竇意道縱化

為龍亦不在拏雲攫霧也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清涼
疏序云積行菩薩尚乃曝腮於龍門大意明華嚴境界
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詣猶如魚過龍門透不過者點額
而回困於死水沙磧中曝其腮也雪竇意道既點額而
回必喪膽亡魂拈了也聞不聞重下注脚一時與你掃
蕩了也諸人直須灑灑落落去休更紛紛紜紜你若更
紛紛紜紜失却拄杖子了也七十二棒且輕怒雪竇為
你捨重從輕古人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如今人
錯會却只算數自合是七十五棒為什麼却只七十二
棒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所以道此事不在言句中免
後人去穿鑿雪竇所以引用直饒直箇灑灑落落正好

與你七十二棒猶是輕怨直饒總不如此一百五十難
放君一時領了也却更拈拄杖重重相為雖然恁麼也
無一箇皮下有血

佛果園悟禪師瑄錄卷第六

喟中書隱鼎刊園悟碧巖錄幸已訖事
四方禪友或收得祖庭事苑萬善同歸
錄及禪宗文字世罕刊本者幸乞
見本當為繡梓以廣禪學此亦
方便接引之一端也告毋
舍五幸甚 稟白



